本報的宗旨——提倡美術文藝鼓吹工商實業

平揚鄭篤
本方自毅揚鄭翻藉使秋閔
思一驚可笑蓋棺定論有
人還從壞長城
丹翁

…名…人…軼…事…

汪大燮之書生本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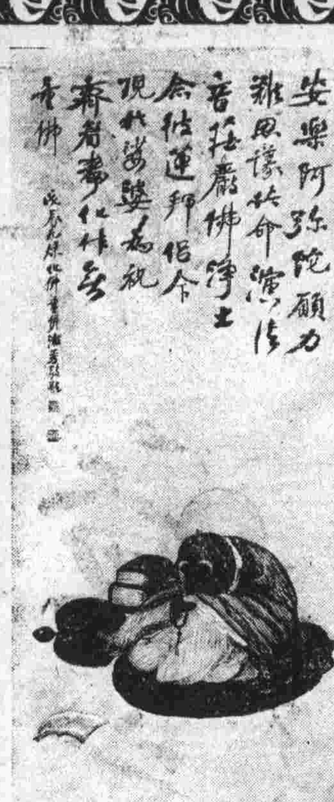
·趙·眠·雲

閱報。知汪大燮病故北平。年七十一歲。並以身後蕭條聞。夫此身後蕭條四字。當斯境者。固屬難堪。而其名則美名也。尋常人本不足道。若曾爲大官僚。而有此四字。總算一洗官僚之汙。誠不易得者也。我閱報時會持此論。客之旅於杭。而習聞汪大燮舊時歷史者。語余曰。君知汪之操守乎。蓋與其他官僚派。未可一概論也。其爲舉人時。曾爲某官西席半年。即拂衣辭館去。知其事者。謂某官以汪新中舉人。爲現任縣令所推重。託以訟事。許贈多金。汪謂是市儈我也。遂去。此其一端。已足見汪之以不貪爲寶。而能愼守名節者。故其後歷任要職。均半途辭卻。不知者。方謂汪某無恆心。無耐性。時以輩語責之。亦寃矣。丁未年。鐵路拒款風潮。至爲激烈。毀汪者不遺餘力。至改汪大燮三字爲王犬變。可謂醜詆矣。浙人之在滬上者。開拒款大會時。且提出掘汪祖墳之議。雖經當衆通過。而汪之祖墳固無恙。蓋鄉人多半知汪之存心無他。實與賣國賊不同。故終不忍施以過甚之手段。所謂公論自在人心也。又有人言。汪任外交總長日。與某國交涉一事。堅持甚力。頗以國家主權爲重。不肯輕於讓步。其最嚴重時。曾兩日不進飲食。自願餓死。以殉國家。某國公使知其不能以恐赫老手段動之也。乃始和平了結。汪預戒各報館勿登此事。謂國力孱弱。外交當局。至以死力爭。是大辱也。斯言傳出。徒爲外人哂笑耳。故外間未有所聞。蓋其姻戚與共事外交部者。秘密語人如是也。此事或謂漂亮留學生之驕膺要職者。決不肯爲。誠非苛論。然則汪雖亦是官僚派中人。究竟留得書生面目。並不專以升官發財四字爲不二法門也。用是余又有旁生枝節之連帶感想。方今青年學子。四書五經。幾於絕不寓目。是得是失。我不敢下一語以定之。夫氣節二字。雖根天性。然天性比之植物。聖經賢傳。則雨露之涵濡也。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可不懼乎。汪大燮能以書生本色爲大官。在近時已不多得矣。

趙子雲之百冊樓

·鄭·逸·梅

吳缶老。善篆籀。尤善以篆籀之法作畫。海內外獲其寸縑尺幅者。靡不珍如拱璧。今缶老歸道山矣。其弟子雖多。然得其神髓而傳衣缽者。則非趙子雲先生莫屬。予因其宗弟眠雲所紹介。得與先生相往還。先生善寫松、梅、菊、石。曠逸絕世。寫果品若桃、若瓜、若荔枝、若枇杷。縹蒂丹房。金漿玉實。尤具活色生香之妙。間作山水。意匠冥會。蒼然出塵。他人所不能到也。曾發願爲山水百冊。待成將築百冊樓以弆之。冊以十二幀計。百冊須畫千二百幀。顧遐邇求先生畫者。積紙似山邱。日不暇給。故發願有年。而所成祗什二。承以若干冊見示。或仿倪高士。或撫王麓臺。水墨設色。無不精氣凝鍊。竊天地之功。洵神乎其技哉。王君惜庵題詩其上云。宋代君家多畫宗。至今人世少眞龍。傾心濟美淵源遠。萬壑千山自在胸。王惲風流今尙存。閒窗戲筆見逢原。任他碧海塵揚屢。自有丹青不滅痕。并附識云。子雲先生以自畫山水冊見示。家學淵源。千年不墜。問仿王惲。妙得自然。固近今之傑作。亦滄桑後無聊之墨緣也。其推重如此。吳中顧鶴逸。爲畫苑祭酒。收羅古今來名人冊幅。爲傳家之寶。頗以未得先生法繪爲憾。日前先生游吳門、鶴逸面請揮灑。然先生不肯苟且。允以春間勉力從事。以答盛意。西法名畫家謝之光、鄭曼陀兩君。慕先生名。從之商量舊畫。一經指導。已駸駸入古人堂奧。哲嗣日朋。字漁村。素承家學。畫與酒翁酷肖。女公子元貞。鍼黹餘暇。作花卉清妍有致。一門風雅。神仙不啻也。扶桑人士傾倒缶老備至。遂亦重先生之畫。擬延往彼邦。藉以飫領絕藝。吾華士大夫勸駕者。亦不乏其人。奈先生有慨於中日交涉之未能滿意解決。國恥在懷、殊



錢化佛畫佛

十日一人

文學家袁寒雲

戊辰封筆吟

·居·守·拙

不願遠引作海上三神山之游云。

世富人貧是隱憂。捲逃掠奪幾時休。寄言好講民生者。救濟要從澈底謀。

俗尙浮華。人好虛榮。有識之士。眡爲隱憂。試讀報章揭載。捲逃掠奪諸案。十之八九。非萬惡社會所造成耶。故弗講民生主義則已。如講民生主義。當及早爲若輩謀開源節流根本救濟之道。而返樸歸眞。戒奢崇儉。尤必須袞袞羣公。以身作則也。

都付三絃彈唱傳。品簫拾鳳兩因緣。王劉遠弗如文霍。一意荒淫生命捐。

十一月之末一星期。日夜均往聽彈唱。一爲王綬章南樓傳之七夕。一爲張少蟾珠鳳緣之參相。均彼道中人所謂男女重逢之大關子書也。嗟乎、愛神未去。死神已來。歡笑聲中。京詳遽轉。王文劉素娥之孽緣。實勿逮文美霍定金之結果萬萬。一意荒淫。身亡名裂。雖係小說家言。未足認爲信史。然而吾人亦何不可引此作龜鑑也哉。

老友臨文不我遺。一回讀罷一神馳。明知耆好皆無益。爲遣旅愁故犯之。

百期本刊。鄭子逸梅大作中。以「竹林」「酒國」「書場」指爲吾之公餘消遣地。謂吾寫意得了不得。然吾以爲豈眞寫意哉。凡屬耆好。俱是有損無益。非弟耗財力。抑且損精神。吾所以明知故犯者。銷遣旅愁。不得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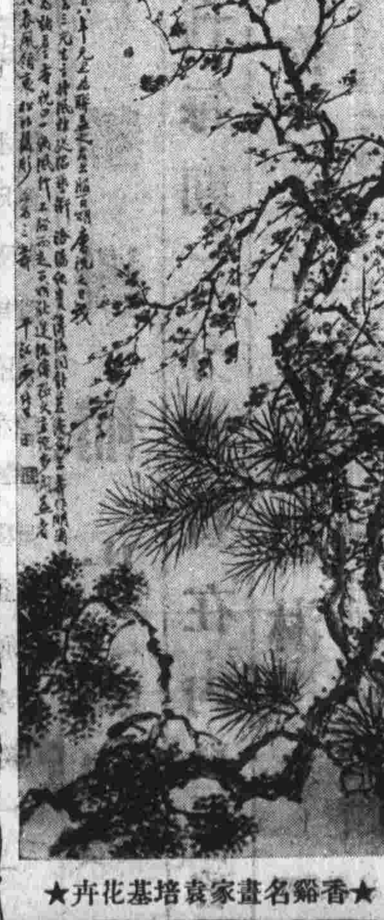
客裏光陰又歲闌。幸無窘狀尙心安。聲聲臘鼓催歸去。邑敍天倫幾日歡。

吾自辛酉春來海上。倏已八閱寒暑。邇者急景彫年。歲闌又告。差幸平日尙知自愛。得以于萬險環境中。強保住本來面目。身泰心安。俯仰無愧。俟諸公私屏當楚楚。又可重返故鄉。敍天倫幾日歡娛去矣。

疾首痛心

·國·堅

濟案未了。漢案又起。憤矮奴之恃強悖理。甘冒不韙。慨中華之民志未堅。奮振無期。頻受日帝國主義者之層層壓迫。豈僅魯省同胞。日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者已也。興念及此。能毋痛心。竊今國內志士。反日宣傳。不遺餘力。輩與強權較短長者。固佔多數。而一般惡化份子。一意親日。私行聯絡者。亦不在少。若輩昏迷。余復何言。噫國勢雖告不振。民氣一息猶存。渴望覺悟者下一決心。昏迷者及早猛省。一致團結。救國爲懷。互抱百折不回之毅力。大無畏之精神。努力反日。堅持到底。矮奴雖橫不難屈伏。行見濟案得能圓滿解決。而中華亦可達到國際平等之一日。願我可敬可愛的同胞。奮諸勉諸。



★香谿名畫家袁培基花卉★

▲上海法租界華人納稅會理事盛植人先生。訂於二月十四日爲其哲嗣寶興君完姻。禮堂設靖江盛宅。盛君係靖江望族。海上交游頗廣。屆時必有一番盛况也。（燕來）

★梅園俊侶圖★

趙眠雲　胡石予　李樹屏　嚴思庵　孫伯亮　鄭逸梅　朱夢華

（自右至左攝於梁谿）

聯益之友

定報價格

本刊每月出版三期（十日一次每逢一日十一日廿一日出版）增刊無定每期一張售大洋二分預定訂閱國內本外埠及日本各埠全年大洋八角國外歐美各埠全年大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中國郵票九五計算寄費在內定報處及發行處上海東四華錦路二七八一至二號）萬國影戲院隔壁）聯益貿易公司電話北三二六二號

廣告刊例

以一英方寸爲單位登於封面每一英方寸每期洋一元登於後幅每一方寸每期洋八角如欲登於中縫或正文中價格另議銅鋅版木刻另加

△讀閱八部名著

▲郵購以郵票代現九五計算掛號寄費另加五分

名家合作	小說家言	全一冊大洋四角	郵費二分半
鄭逸梅著	游藝集	全二冊大洋六角	郵費二分半
紹君豪撰	淚桃集	全一冊大洋二角	郵費一分
王斐蓀譯	凱馬爾	全一冊洋一角半	郵費一分
鄭逸梅著	紅花兒	全一冊大洋二角	郵費一分
程小青著	樓上客	全一冊大洋一角	郵費一分
姚賡夔著	心塚	全一冊大洋二角	郵費一分
藝術雜誌	上海生活	全六冊每冊二角五分	郵費各一分

發售處：本埠泰東書局　中華書局　羣衆圖書公司　聯益貿易公司

修補品

修補各種糖磁玻璃洋鐵器皿以及橡皮水袋

每盒三付售洋五角

聯益貿易公司

新拍案驚異記

·徐·碧·波

昔人有蔚萃奇聞異事。而成帙者。標曰「拍案驚紀」。但苟加以仔細推想。屬于肚造者。當占十分之九。惟不佞此作。雖襲其名。而事實則莫不斑斑可攷焉。

流血賤賣　偶過抛球場。見有某裘肆。貼出斗大標語。用紅色書「流血賤賣」。「同業競爭」之句。實屬駭人視覺。有人謂皮毛原爲動物身上剖剝以下者。確係流血後之成績也。或駁之曰。然則同業競爭之說何解。豈指業此者。皆與皮貨原產動物。作一例觀乎。

吃力不討好　諺云「戴了石臼做戲。吃力不討好。」如今江安烟土案中。有停職候訊之戴石浮者。據洞若觀火之社會民衆視之。咸謂此公作事。恰如其尊姓大名云。

水券　余近寓於施高塔路之四達里。該里老虎爐之虐政。乃竟酷肖其名。因苟往取給飲料。拒現金不受。須于事前向之購券一冊。凡百五張售千文。脫以銅元向購。須繳數如票面。故里人之欲往市其券者。必以小洋及銀元往。彼始無言。券上且印有月份。隔月卽作廢紙。脫有購其一冊而不敷一月應用。購二冊又嫌其有餘者。誠有棄之可惜之感。事雖區區。貲亦細小。不過如此磨煩而專制。實所罕聞。無怪里人有「苟無千文。休想飲茶」之怨言也。

小販指揮　四達里離市遠。以故一般小販。于晨間咸將菜蔬肉食等。負入里中待沽。而叫囂隳突。庶必擾人清夢。故該里有一小規定時間。卽八時。里門懸有大鐘。警察見針指其時。乃將其木棍高舉。手揚處。于是衆聲齊作。該里頓成一活動小菜場矣。

幣異　近有四川某縣來信云。該處匯滬之洋。以二百五十元。始合洋百元。購郵票則乙元祇値四角也。閩友云廈門距漳州密邇。漳地每元可換小洋三十六角。廈門則一元祇換十二角。以漳廈之小洋。皆係幣券。互相不通用。故無漳廈淆亂之虞。又有人云。甯波不用浙江省小洋。此尤覺荒謬奇異之至。

私鹽　此標題宜作捲簾格讀。松鄆某村。有潑婦。夫某。曾私識一貧家女。爲婦偵知。集娘子軍三。以壯聲勢。往果雙獲焉。夫翳毀而女哀求。婦娥眉倒豎。呼嘯一聲。令同伴褫其褻衣。將纖卉芟之務盡。親人廚下。覓侍鹽一甌。納其牟于消魂之窟。且擦且詈。詞穢而毒。女幾爲私刑所殺。

五田闊中華　古有五胡亂華者。今乃改爲五田。卽倭內閣田中。屠濟民之劊子手福田。助惡領事西田。滬上戴面具而作陰謀者之矢田。事後來華作病客之有田。嗟乎。有此五田。吾華之田。盡成荒蕪矣。

朱馨谷山水

★徐卓呆之勞圖★

范烟橋　徐卓呆　馬直山　卓公子　徐碧波　嚴獨鶴　周瘦鵑（自右而左）

…吳…門…新…訊…

蘇州之茶葉仙人

·金·季·鶴

科學日昌。神權日替。靈魂學雖仍爲當代研究之一種。而神仙之說。早無立足地矣。況危亡疾病。以醫道之精進。亦有時而術窮。甯有純陽濟顚之徒。具萬能之法。溷迹於塵世哉。表弟沈君。篤實好學。新婚七朝。卽飄然游學美洲。數年來將卒業矣。去歲忽由其至友某。急函家中。言沈陡患神經衰弱症。舉止辭色失常。家人恐。立設法伴之歸國。初僅態度言語略異。繼而性情亦變。且疑其賢淑之夫人。指爲不貞畏之如蛇蠍。瘋象漸露。於是家人伴送之滬就醫。而徵象日益嚴重。有時多幻覺。喃喃囈語。似涉異性。遂疑其關於戀愛也。然沈君平時持躬謹飭。赧赧如好女子。素稔者未之信。迄今二年。遍歷蘇滬各醫院。更易如傳舍。今夏復投惠更生醫院。閱終鮮樂觀。且常裸逐如孩。或木立而嘻。喜笑怒罵無常。至秋末依然無減。或往省視者。見院中閉八十餘同病者於一處。地甚廣。列室如蜂房。亦有草地。空氣淸新可愛。見蹐蹐跆踣者。各就草坪曝日。偃蹇憨跳。奇態畢呈。有上古無懷之風。往省者掩面而出。行者聞蘇州高師巷泰順里。有茶葉仙人者。頗著靈異。因恐當局以邪說禁逐。故不敢張揚。遂投之求治療。宿彼可兩閱月。今方出。據云已逮於瘳者十去其八九矣。或再往省視。則已能談吐如恆人。能知其親者爲親。尊者爲尊矣。昨且親通電於吾廬。言語通整。絕不類患神經症者。噫異哉。然不知仙之所以爲茶葉者。果何爲而名。又何爲而靈哉。前日家叔以積年老病。亦踵仙府求診。歸告余曰。仙者一三十許婦。被玄羅旗袍。擁髻無粧飾。視之與凡人無異。亦無些微仙風道骨。取資僅四角。診室中置一八卦爐。壺中臘臘輕沸。先亦詢問按視如常醫。家叔告以腰脅疲楚。則舒仙掌。就壺中掬茶葉少許。解衣就患處按摩。按時固溫暖舒適。患若驟減。蓋依推拿之術。益以溫軟之茶葉。自宜有效。及歸而依然如故矣。詰朝再往。則泡製如昨法。至今毫無瘥減。聞其治法。悉乞靈於茶葉。卽內症亦取茶葉代藥餌煮服。手術僅是。無他技也。彼無姓字招牌。故競以茶葉相稱。殿以仙者。禱其靈也。

抱景居士陸天炎上馮公煥章書

（上略）竊聞士爲知己者用。夫士者。國之寶也。用之當。則天下之士。盡歸而國興。用之不當。則天下之士盡去而國亡。其關繫國家。自古皆然。大凡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業。必待非常之才。非常之人莫名。溯自辛亥以來。當局用人。漫不着意。而亦未嘗顧及。十餘年之國內擾攘。無不痛心疾首。推原其故。由於文人之生計艱難。挺而走險。明知故犯。奔競利祿。微章則志高氣揚。失意則變本加厲。識者之慍於淫威。不敢是非。愚者之便於私圖。效尤樂從。流毒社會。莫過於此。人民之苦。有甚於水火。然所謂人才者。非趨炎附勢之輩。卽脅肩諂笑之徒。建設則不足。爲惡則有餘。動輒以國利民福爲口頭禪。而其結果。無不自私自利。欺人欺天之事。層見疊出。志者爲之唏噓。勇者爲之氣沮。雖有激昂悲歌慷慨之士。終歸曲高和寡。於是若輩益獻其橫暴之策。更肆其無恥之行。道德有新舊之說。善惡有古今之分。新者未來。舊者已去。舉世滔滔。莫衷一是。當此訓政發軔興民更始之際。婦人小子。亦知其有安居樂業將見於靑天白日之下矣。吾公揮戈從政。砥柱中樞。緯武經文。薄海景仰。某本浙西布衣。羈跡吳下。學業未成。請纓無路。橐筆江海。粥書苟生。既無久安長治之計。徒有熱腸報國之心。今聞政機暇餘。結翰墨之因緣。德溥羣生。拯災黎於飢溺。足徵仁心赤子。胞與爲懷。逖聽下風。忭躍奚似。茲將拙書影印心經。藉呈鑒正。俾得名重當途。紙貴洛陽。倘崇靑及。幸何如之。臨穎惶恐。無任主臣。嵩布微忱。惟祈垂察。（下略）

編者按此書。雖無關政局。然於道德有新舊。善惡有古今。言之沉痛。切緊時病。幸讀者鑒之。

名宿孫耀蝯先生遺札

漢印攷略

·王·中·堂

朱印見於金史。蓋前人印泥有用墨者。至若圖章之稱。迺古人以識圖書籍者也。今以私刻印章而以圖書呼之。誤矣。印之原始。遠自上古。黃帝得龍圖中有璽書。是爲印章之起始。惜其制不傳。末由考證。自秦以後。有史可稽。天子玉璽。諸侯黃金璽。列侯印。丞相將軍章。厥後天子曰璽。臣下曰印曰章。

東漢印章。均用陰文。博衰方寸。質以金銀銅玉爲主。銅印之製。有鑄有鑿有刻。刻金銀印。以尖刀。玉用碾。亦用刻。其文溫潤有神。體格流暢。上古璽印多有之。鑄印之製有二。曰翻砂。曰撥蠟。翻砂者。刻木爲模。型覆於砂中。法若範泉。撥蠟者。刻文製鈕。塗蠟於泥。鎔銅入竅。自然成立。文製具精妙。其文平方正直。字體寡圜。縱有斜筆。亦多取巧。至若軍中授爵。急於封拜。鑿以取便。號急就章。則參差雜合。選然有倫。秦漢刻印。足稱絕技。故論之者。爲摹於用舊壞於宋元信夫

空山霜葉無行跡
半嶺天風有笑聲

眠雲先生正書　劍南山樂元

本刊各欄文圖禁止轉載翻印